

我皈依基督的故事

當茱莉回想起她與天主之間的每一「偶遇」時，可以意識到天主派遣了很多人一路幫助她。「知道祂多麼器重我，我感到謙卑。」

2010年9月16日

我出生於馬來西亞柔佛，一個信奉基督新教的家庭。打從孩童時期開始，我已進教會學校讀書，雖然沒有領洗。我盼望能到教堂去看看主耶穌，而一直都喜歡聽祂的故事。由於我大

部份時間都是一個人，無論在家裏、學校、或教堂，所以我時常想像我主以慈祥的笑容陪伴着我。在13歲那年，我離開了教堂。我並不算是一個反叛型的人，但我對祂感到有些距離。

及後，我便專注在學業方面，以便將來可以改善家中的經濟情況。在那段時期，我的生活猶如昔日的以色列子民：我受了苦、懇求天主幫助、被拯救、感恩後便離開天主。這樣的懇求與離開，一次又一次地重複了無數次！我雖未到崇拜金牛的地步，但把CEO、CFO和COO視為心中的重要偶像。是與非變得模糊不清，我也變得漠不關心。

受到良心的責備，我曾去過教會的不同派別，但沒有找到任何一個，更糟的是，我的祈禱生活近乎零。在表面上，似乎一切都安好，但沒有人能夠察覺到我靈修方面的死亡。

我的父親接著母親在兩年內先後去世，我因此而深受打擊和感到內疚。我的嫂嫂是家中唯一的天主教徒，也是主業會會員。她告訴我天主就像一個園丁，在花朵綻放時才採下來。當我們埋葬母親時，嫂嫂說她有責任告訴我，天主教會是從聖伯多祿傳下來的真教會。她的一番話縈繞在耳，但我卻不知道該怎樣去做。

「天主，這就是我的家了麼？」

數年後，她的一位朋友聯絡上我，並送給我 Leo J. Trese 寫的 “The Faith Explained”。我在看書時，竟然情不自禁地淚流滿面。我意識到天主仍然愛我，事情就這麼開始了。

在開始接受教理前，我仍抱着典型新教徒的心態認為我可以擁有象徵復活的十字架，而不需有受難的基督苦像在上面。現在，我熱愛十字架上的吾主，而且在唸玫瑰經時，一直緊握着十字苦像。

當我聽到有關護守天使一事時，便立即深信不疑。原來，直覺到有人在保護著我並不僅是童年的幻覺。對一位單身謀生的女人來說，生活可能會相當逼人的！現在我每天清早都唸「求護守天使經」，深深確信吾主會看顧我，並時刻與我同在。

關於聖母瑪利亞，則比作我與媽媽的關係，愛心與日俱增。從開始我就獻玫瑰花給聖母瑪利亞。

關於神父們，我其實不大清楚要怎樣對待他們，直到我在聖施禮華所寫的〈道路〉中，讀到司鐸原來是「另一位基督」，所以現在我很敬重和愛戴他們。

關於煉獄，我也立刻就深信了，我早已設想它的存在，我很高興連這一點點的疑惑也消除了。

在2009年復活節那天我同一位朋友在新加坡第一次走進天主教堂，我以前從未進去過。之後我便開始去自己在

柔佛的教堂。當我踏進教堂時，遇到兩位笑容可掬的女仕，我暗想：「天主，這就是我的家了麼？」我開始接受教理，並在2010年復活節前夕彌撒中領洗。

我很感激天主在我的人生旅程上，派遣了很多人一路幫助我。知道祂多麼器重我，我感到謙卑。我很慶幸我主召我回祂的大家庭，而這次我聆聽並且回應了。如果沒有天主的恩寵，我不可能這麼順利。

好朋友說我變了

我領洗後，一位非天主教友的好朋友說我變了，我心想：這樣快嗎？但這一年來，我感覺到難以形容的平靜與安寧，和敢說是愛吧。

但當與舊朋友相聚時，難免不勾起一些內心的衝突，然而我努力不向自己世俗的過往讓步，有時仍會跌到，但痛悔後，藉天主的恩寵我又能重頭來過。

現在，我時常為朋友們祈禱，希望他們不會被遺忘了。失去天主的愛似乎是很可惜的。我現在努力成為祂行走的福音，幫助別人也走上這條路。我膽敢在談話中提到天主的名號，因為我現在知道自己在說甚麼。

我時常記得聖施禮華在〈道路〉一書中所寫的：「...必須橫跨世界，但是沒有現成的路給你們。你們自己要穿山越嶺，靠自己的腳步才走出路來。」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
from <https://opusdei.org/zht/article/wo-gui-yi-ji-du-de-gu-shi/> (2026年2月24日)